

近代史資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部 編

0.6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82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封面题字: 郭沫若

责任编辑: 卞修跃

居之芬

封面设计: 一泓

版式设计: 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82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总 经 销

北京朝阳区 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 印张 201 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册

ISBN 7-5004-1114-6 /K·161 定价: 4.95元

目 录

台人舆论	谢兴尧供稿 (1)
日军在武汉战役期间实行的毒气战.....	李力 (22)
翁松禅家书.....	黄玉淑等整理 (31)
天津租界史料	毕杰整理 (51)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下)	黄光域 (76)
海门教案始末	李性忠整理 (122)
蒙古事件	王栋译 (159)
天津贺家口等五村全体佃农哀告书	刘富春等整理 (171)
北洋火柴公司早期档案选	天津市档案馆编研处整理 (187)
五原誓师后军事纪实	沈家五整理 (199)
百战归田录.....	刘玉春 (234)

台人舆论

谢兴尧 供稿

说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清政府派怡良踏海赴台，以夷事褫夺台湾道姚莹及镇军达洪阿二人职。一时间，全台人士舆论哗然，士农工商伍各阶层人等奔走呼号，上书使臣，诉道署及镇军于鸦片战争中守台御侮、化风台岛之功绩及不可去台之义。恳请来使转达朝廷，收回成命。言辞恳切，情绪激昂。有“震无咎斋居士”者，“惜公之去，又喜台人之善陈其词也”，乃从数十篇金书中选出十五篇，编成《台人舆论》一册，付梓行世。该书颇能反映近代之初台湾风气、清廷中央对台湾的治理及鸦片战争中台湾人民的抗英斗争，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原稿为印本，封面有“道光癸卯花月”及“板存台湾海东书院”字样。由当代著名史学前辈谢兴尧先生供稿。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台湾道姚公与镇军达公同时以夷事奉旨逮问，全台人士奔走惶骇，如失父母，至于农工商贾村老嫠妇，莫不咨嗟太息，相与堕泪。旬日闻，百十为群，环大府诉公与镇军守台功，及不可去台之义，吁求上达，冀挽天心，远近凡数十词。大府皆未许行，然每停舆受词，温谕以安舆情，而营中兵卒千人，亦持香伏行署而哭，翌日大府召试其技而赏之。噫！公与镇军果何所为而感动台之军民若是耶？余闻朝廷设官，大小各司其职，边疆之吏，尤重安民守土。台本海外危疆，乱民屡作，公与镇军皆即时讨平，闾阎无扰；岁数灾歉，四民艰食，公随事设施安抚，民无失业，捕诛盗贼，尤不遗余力。其安民也如此。夷患数年，沿海四省遭其蹂躏。公与镇军练兵募勇，筹饷设防，复令民间自为团练，入籍者全台四万七千人，文武同心，官民一

气。夷尝五犯台湾，丧舟失众者二，击走者二，最后十九船至，分泊内外洋，以三船游弋，结草鸟匪船为羽翼。先尝及见守严，炮不能及岸，匪船又破，一夕遁去，台地以安。其守土也如此。夫夷之强黠所至，望风走溃，独台人无惧者，岂徒恃地利之险哉？亦公之智勇有以固人心而作士气也。公去而台之人心寒矣，其气丧矣，相率环诉于大府，何怪焉？且闻厦门人言，夷酋喋喋啗大府，亦言台湾姚道台好官，未尝不服其清，是直道之公，虽仇怨之夷，亦难泯也。惟深忌二公在台，不能得志，故以计陷之，此愚夫妇所共知也。乃知其情而莫如之何，是诚可痛也矣。台人诉公之词三十余篇，余所及见者，皆就台言台，未敢他及，余既惜公之去，又喜台人士之善陈其词也，乃付梓以公同志。震无咎斋居士弁言。

—

具金呈：台湾府举人韩治、陈泰偕、林僂元、郑朝兰，前任训导杨有仪，拔贡生黄应清，副榜贡生苏廷仪，贡生韩高选、陈怀清、张克元、苏建邦，武举蔡际会、陈高超、林国渊，职员吴勉钦、陈廷禄，职廩蔡植楠、黄化杨、石耀宗、陈昌谟，廩生林春沂、许华、施捷南、黄仕泰、方叔望、翁守训、王汝霖、洪大杓、黄其盛、张士简、吴时敏、黄璜、杜兰、周维新、黄应、吴石嗣、庄叶、朝阳、许朝汇、陈善、廖玉峰、蔡开抡、王日新、生员黄龙骧、林宜忠、许龙驹、蔡元善、林士新、方忻、吴敦仁、黄化瑞、张肯堂、杜乃赓、方瀛、温如陵、魏缉熙、林国经、何廷玉、程式遵、张克先、蔡汝青、林星华、吴邦渊、王锵和、吴尚需、谢寅峰、姚在田、萧国香、杨中朝、刘国华、黄朝琼、郭寅恭、蒲上缜、余麟、黄通理、陈国英、苏捷魁、郑梅、汪咸、苏献廷、洪大槐、林向辰、林开奏、施家润、谢天锡、徐朝衡、蔡观光、王重熙、林克昌、陈寿椿，童生蔡际风、黄有庆、陈天

奎、程孚时、洪添诰、洪庆余、陈燮、黄良璧、王炳奎、黄景龙、戴殿元、杨为荣、林士希、陈畴、叶逢寅、颜图春、陈作肃、陈镜蓉、苏占春、姚际升、张逢庚、吴鸿基、王纯之、许绍昌、陈钟治、刘森銓、韩永晖、郭灿林、潘士杰、林克猷、陈耿光、黄绳祖、林卓伦、许廷进、郭洪、杨宜焜、林青华、吕化邦、林克谐、吴尚震、洪端本、韩清、洪惇庸、苏建名等，为贤能布化善教，早得民心感激，输诚直道，犹存斯世，不揣愚昧，乞恩察情事。

窃维台海孤悬，五方杂处，无赖棍徒不时蠢动，此次英夷滋事，浙粤梟张，隔年匪类勾通，疆圉豕突，鹭门失守。小艇之飞羽报闻，鹿耳戒严，大桶之埋钉设险，南北堤防，远迩周密。忽焉鸡笼、安港两处之夷艘来窥，虎踞狼当，一时之民心惶惑，幸仗朝廷洪福免受扰攘，海国效灵竟为擒获，而道宪姚督饬之勤，于兹可见矣。一旦据情入奏，请定庙谟，上为国家振威名，下为士卒鼓锐气，此固薄海同仇之际，台阳仰赖之官者也。

溯自莅任以来，于兹五载，旧宰重临，就道娴熟，平时率属，端方面斥，不徇阿比，临事整军，肃慎躬亲，不懈巡防。札飭营弁，分兵驻隘，淳谕绅士，募勇守城。又于海口险要处所，竖木为藩，乡村辽阔之区，联庄作卫，团练屯兵壮勇，设立竹筏炮台。郡城八十二境招集五千六百人，港路二十四条，分防一万三千戍，斯真捍御毕具义愤咸伸者矣。故虽南北匪徒竖旗响应，水陆奸细乘间纵横，而干戈一指，元恶就擒，江见之逆匪既除，张从之逃军就戮。厅县请饷，谨节制而不听虚糜，将备操兵，施枪炮而必求实力，自谓一身重寄，不敢寸晷偷安，每见带病巡行，常闻含哺筹檄。迨乎议和，乍报英国来书，百姓怀疑，寸衷成算，赴夷舟而往会，神色自如，望贤尹以回来，欢声载道。至若宣猷布化，纲举目张。祀事孔明，用礼乐以戢干櫓，斯文为重，讲诗书以化愚顽。藻鉴衡文，冰清玉洁，绣衣按部，雪操霜威。捐廉以充膏

伙，督课授经；执法而戮金壬，卫民捍俗。胥丁作弊，片纸立提，赤子困穷，查名抚恤。和衷共济，接僚属而不厌谘询；谨飭为怀，对将弁而时加策励。通台之机务云繁，筹谋责重；数载之勤劳不倦，保障功深。斯则爵位超迁，殊恩叠沛，是圣主之褒嘉，而士民所爱戴者也。不意今日去官罢职，解任召回，士庶欷歔而泣泪，兵勇激切以吞声，商民辍业，农圃兴悲。且念清廉，相与剧金而送赆，不忘恩德，其为立传以流芳。此实感之者深，是以恋之者切也。今虽道宪姚公忠自矢谦默为怀，引咎靡遑，虽劳不伐，而治等共见共闻，只此人心之未泯，无偏无党，同维直道以犹存，思表白之无门，爰沥陈而金恳。伏乞天宪大人中邦砥柱，闽海钧衡，俯念輿情，恩加体察。刍蕘之祷祝倘得伸明，羸海之讴歌更深不朽。冒昧输诚，惶恐待命，沾感切叩。

二

具金禀：淡水、噶吗兰二厅职员林占梅、林逢泰、杨仰峰、林平侯、林国芳、林元簪、周邦正、陈大彬、洪德梁、吴朝阳、林杏、郑用钟、周智仁、蔡志清、彭栋，举人刘献廷、陈学元、黄纘绪、刘桢，武举高腾飞、黄廷瑞、高国瑞，贡生魏绍华、郑谷松、郑用鉴、杨春喜、郑珮、陈嘉谟、陈维藜、黄学海，监生林文章、林印卿、黄学文、陈逊言、陈克家、陈荣宗、张熙明、李锡金、潘玉甫、林国华、张思明，廪生萧国香、陈维英、郑用钰、吴锡金、叶呈芳、李清瑞、钟尹楠、徐淦、张有光、陈缉熙、林宗衡，生员林祥华、林扬清、郭廷理、谢天锡、郑如璧、刘藜光、林清渊、李清珠、陈维清、朱希文、彭培桂、李联超、李联芳、陈种芝、林元会、郑琳、陈梦藜、谢振声、廖寿祺、彭廷选、曾腾、彭安仁、郑子癸、郭声闻、邱维清，武生林朝勳、林清维、林清华、郑大经、周奠安、陈登元、何国英，耆老张志盛、黄廷裕、谢阿古、李昌和、苏长伯、洪献筹、吕志高、蔡阿三、林秀

二等，为沥情吁叩，恳恩明察事。

窃思官之与民岂必别存邀结，下之视上亦非有所偏私。然以其去也，或则鼓掌笑谈，有似虎奔而可快；或则牵裾载道，群以凤去而堪悲；实行政仁不仁，平居善不善者异也。若今日道宪姚公卸篆，洵足令人深慨，动世流连者。溯自道光元年为台湾县令，历署台防兰厅诸任，其时厚泽洽于人心，深思遍乎海峤，早相钦慕，弥切讴思。越十八年，为台兵备道，未尝不幸，天从人愿，海有星辉，见熙朝遴选之公著域外屏藩之盛。及前年防夷告警，守海维艰，道宪独奖励民心，振作士气。联社联庄以团练，外靖而并内宁；自南自北以防，维家喻亦兼户晓。迨至鸡笼唱凯，贼胆皆惊，大安收功，夷魂尽落，洵可消天下之愤，为邦家之光。而论者复藉口吼之遭风，船之搁浅，斯亦可谓失计矣。夫寇仇之恨，不共戴天，英逆之贪，群思切齿。使当日军民怯顾，或以饵祸为词，将士逡巡，稍以招尤为虑，将纵游鱼于大壑，保不为鼓浪之鳞；放猛虎于深山，势必肆噬人之爪。即不然而壮夫短气，谁更斩馘而擒俘，义士灰心，势必款关而俘寇，甚未可以目前暂安之局，而坏异时久远之防也。况耻言战败，原夷鬼之奸心，即侈说天诛，亦我朝之盛事，而乃谓蜃波飘泊，未必寇穷，鲸浪冲礁，不关臣勇。则是攻宁波，陷乍浦，据厦门，戕定海，番鬼尚可称雄；而擒夷首、获奸民，夺器械，破洋舟，我朝断难言智。彼臣子至艰之绩，天朝莫大之威，不几一败俗子之言，再败夷人之口乎。犹可据者，搜来银物，皆为厦岛军需，拾得刀枪，尽是浙江营制，文书兵册不胜其多，旗帜军装难计其数，斯又非英国之商船而为，逆夷之战船可知也。今即圣天子抚驭多方，怀柔一体，已恩孚而信洽，亦摩义而渐仁。但蛮触无常，动多反复，犬羊成性，难保扰驯。今已以台湾为辞，后岂不以他端置喙，倘狼心复起，蜂螫重施，窥我空虚，乘斯摇动，将目前已阻锐气，日后必生馁心。纵严军令以率戒行，重赏货以鼓乡勇，编氓穰穰，

谁复击鼓而争先，表海洋洋，孰为执戈而御侮。占梅等生履王土，共沐天恩，志切同仇，心专报效，不忍坐以待困，岂容隐而不宣。伏望钦差制宪大人镜察夷情，深心国体，当不独为道宪一人计也。不揣冒昧，僉自抒怀沾叩。

三

具呈：台湾府澎湖厅生员方景云、陈玉珩、叶体元、蔡朝抡、陈廷方、陈大业、陈震甲、洪文衡、李拔英、蔡廷宜、宋希程、欧阳文、赵光昭、欧启晓、许志仁，职员翁照临，耆老萧士达、许培养、翁有年、郭永成、吴思启、黄天送、李趋翁、傅李能、洪焕等，为力障岩疆泽流绝岛，乞恩垂察爱戴实情事。

窃维疮痍抱痛，资国手以回生，抚字知恩，验人心之不死。云等僻居澎岛，近隶台阳，唇齿相依，程止睽于一水，咽喉独控，庇尤托夫二天。前者道宪姚以鸣琴之旧谱，宣露免之新猷，竹马迎来，腾欢声于远溢；轺轩到处，访疾苦于穷檐。裁浮费，革陋规，躬行节俭；察蠹胥，平冤狱，政尚严明。廓清逸匪，南北路绝土棍之踪；收养游民，八千人编庄丁之册。强先拔薤，有弊必除；困即发赏，无灾不恤。遂使野多买犊，因而庭惟挂鱼。范公是龙图，老子亲爱呼名，汲黯为骨鲠，使臣便宜行事。迨夫元气渐苏，文风重整，减冰厅之鹤，俸给膏伙，而馆设翘材。量玉尺于鸳〔鸯〕丝，典岁科而衡持藻鉴。士贵通经，风追邹鲁，人争向学，类化粤闽。乃海邦之善教方深，而内地之夷氛忽警。羽书告急，刁斗戒严，四起谣言，一时惶惑。飭营县以分防，召衿耆而广谕，一十七处之要区，筑台置炮，万三千名之戍卒，据隘登陴。充水勇者，军号习流；练壮丁者，乡藏劲旅。论成局则坚如铁桶，合众志则固于金汤。而且镇宪达和衷同事，动中机宜；府宪熊应变随时，功资奠定。麻思受命，郡县皆符，刘晏运粮，舟车立备。所以鸡笼、大安之报获不事张皇，即如江见、张从之逆

謀旋加扑灭，此信全台之有幸，彰于案牘，而可稽者也。

至澎湖蕞尔弹丸，为台厦中流砥柱，虽鸡肋非所垂涎，而虎口岂容探手！况经七岁之凶荒，每虑一朝之滋扰，而道宪姚念切痼瘕，势同指臂，几度捐廉施赈，活我泽鸿，连番檄哨巡洋，擒彼草乌。雄师将及二千，布满三十六屿，义勇更添六百，联络六十八乡，举环岛之安全，悉隔洋之调度。正喜酬庸宠命，大慰苍黎，忽闻去任好官，如失怙恃。爰是泛棹输忱，望尘布悃，哀乞天宪大人，载道福星，升霄卿日，俯照下情，恩垂明察。恕冒昧之无知，谨伏涂泥祷告，冀挽回之有策，敢忘复载生成。切叩。

四

具金呈：台湾府鹿港厅文开书院诸绅士生童，暨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箴郊金长兴、南郊金进益、糖郊金永兴、布郊金振万、染郊金合顺、油郊金洪福及各行商等，为防海切要请示遵行事。

窃谓慎重海疆，国家之至意，安全民命，列宪之深谋。如台湾僻处海隅，原为浙闽外藩，民情浮动，尤在调度得宜。念自英逆滋事以来，沿海要地多受骚扰，唯台湾仅隔一水，而夷船失利三番，虽诈商艘贸易，岂果无心窥伺。乃各处奸徒终不敢下船勾引者，实因沿海兵勇防备周密，惧为侦获讯办耳。盖皇上之神威既足潜消其奸宠，而道宪复恭奉庙谟以奠安海甸，凡属绅耆士庶各遵札募义者，或官给口粮，或自备资斧，罔不志切同仇，各怀义愤，此众志所以成城，而夷船之犯境，并皆就擒也。今诸渊俱已效顺，皆以玉帛相见，而不以兴戎，薄海内外悉与无事之福，则前此募义从军防守口岸之乡勇，似可尽散而归农矣。即我鹿港绅士商郊所遵奉道宪札飭招募义勇者，计千有余名，若可概行撤去，何庸虚糜军糈。惟念安不忘危者，老成之恃重，事宜善后者，防备之要图。况在海疆关切，愚贱奚敢自专，理合相率金呈，伏

乞钦宪大人电察指示，以便遵行。切叩。

五

具呈：台湾府台湾县童生苏占春，为读陈宪聪，恳乞据情上达事。

窃谓英逆滋扰，到处各遭残害，唯海外台湾独能侦船入港，计诱搁浅，擒获番鬼百余，解郡正法，略壮中国雄威者，实赖镇道府协恭和衷，宪训是式，善为策应，故各厅县营员咸理裕如，均堪臂指，顺天应人，当以能内地所不能者，为之铺张擒藻，润色鸿猷，奏慰厘念，冀壮国威，鼓将士而洩义愤，非敢稍存私见，并望躬膺上赏也。乃以去岁见功之地，即本年见过之端，至费钦宪远涉重洋，奉旨摘去翎顶，使士民借寇无繇，悲夫镇道招尤类宋之“莫须有”。劳瘁三年，仅邀一赏，未告藏事，先于革职，咎由逆夷恨其鬼番被擒献俘，设法陷害。以彼之害我生灵，歼我官军，未闻和后先黜番官以偿？何番鬼之大幸，镇道之不幸也。如以擒斩番鬼有过，其亦未思令斩者何人，禁者何必。若律以夷不乱华，试诵戎狄是膺诗词，则已人人得而诛之。况镇道任托岩疆，大敌当前，早奉上谕列宪眷黄分别赏拿夷船银数，鬼番名目告示乎！倘以夷逆无厌，借口商船遭风，试问彼屡次来台，先入郡港窥伺，何伤翁游击坐驾？继窜鸡笼，何又伤损炮台？果属商船，何载定海文报号衣营械银物？解郡讯供，何肯实吐绘图，缴出内应约信？若折以事在未和，杀不为多，尽令输服，何任诿张。胜为战舰，败认商艘，巧以遭风口实，力置镇道死地，显系调虎离山之计。诚以姚道宪筹划备详，兵民一气，虑及台地浮动数年，匪案迭见，亟先力行清庄联甲，劝养无业游民；并谕绅士增建土堡杉城，联络团练，仍亲自郡至淡，历尽沿海口岸，履勘要隘，建造炮台；招募壮勇水勇，分随弁兵备带火炮器械，日给口粮优赏，常川驻扎口岸，梭织巡防，谨守城垣堵捕，长街僻巷亦皆设

柵整栏，有备无患。犹幸府厅县筹军饷，铸银饼，备器械，权出入，遍历村庄点验，丁勇之各司其局，相与有成也。至于广开纳言，不弃刍蕘，据报江见、陈冲群匪滋事响应，随商镇军，命将剿灭，先获张从正法，以绝夷人内应。屡拿草乌匪船接济各案定讞，又其余耳。如此殫精竭虑，四载勤劳，始期今日巩固。若因曲体人情，鼓励将士，偶涉浮夸入告，即以一眚而掩大德，在镇道食君之禄，黜陟惟君，生死惟君，俱亦甘心弗恤。第恐哲人勿用，覆餗者多，后来居上，尚难深入寤寐，反启英逆邪心。溯诸实政，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春忝读书，幸逢钦宪膺亶聪之重寄，作闽浙之屏藩，爰敢不揣冒昧，乞宥无知妄罪，聊以乱吠，而备刍蕘，则道宪得蒙一字之褒，似获再生之年矣。合无渎乞大人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恩赐俯顺鄙忱。据情上达，沾感切叩。

六

具呈：台湾县学生员黄廣颺，童生王炳奎，为直陈鄙见事。

窃惟台湾形胜，孤悬海外，与福、兴、泉、漳四郡而对峙，为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沃野千里，土地膏腴，鱼盐滋生，民番杂处，实肥饶险阻之域，诚海邦繁盛之区也。北自鸡笼山，南至沙马崎，延袤一千八百里，东枕重山，西临大海，港道共数十处，惟八里坌与鹿港及国赛港巨艘得以出入，余仅平底之澎船与杉板船可以往来，故呷板屡次窥伺，不敢轻进。前有由鸡笼港进者，放炮坏我炮台，被我军民捉获甚多，后又数次欲来报复，不敢由鸡笼港而至安平外洋，见我军民守卫森严，港外沙汕浅阻难进，姑在海面翱翔数日，皆由船之大，而虞其搁浅也。夫以彼之敢于纵横者，岂有他技哉，恃乎船之坚，炮之大耳。第以此攻他处可以成功，施诸台湾则难以幸胜，何也？炮大非巨舰不能胜，

船大非深水不敢泊，港外沙汕重重，彼自大船施炮远不及岸，若以小船入港，则载炮亦小，我以大炮击之，夫何惧焉。彼如登岸，则战斗敢死固台人之所长也。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台之地利固已得矣，所虑者外患猝乘内变将作耳。何幸有达镇宪之教习谨严，团练精兵，足以敌忾御侮。姚道宪之德政明达，招募义勇，可以辑众和民；熊府宪同分宪之宽厚和平，能以相济有为。故他处呷板所到皆被攻破，独台湾得以安然无事者，此殆犹季良在随，楚不敢伐，三良在郑，齐不加兵者乎？风闻英逆在厦有出伪示，毁及在台文武官员各等谎言，为揣其意，实知我台有人，其势正未可图，欲用计离间耳。不然在广已从和议，胆复扰我福建及江浙诸省地方，何其巧诈多端耶。盖此种异类不知礼义，罔识廉耻，而心尤狡狴贪婪，胜则诛求无己，败则奔走争先，终久不犯。

考诸闻见录所载，海外情形，安南不过边隅海国耳，至于今不特不敢犯其境，且来往之船，尤以不见安南山为戒者，诚以安南之民善没水，一见呷板至其洋面，遂群相争赴挟其铁钉，带其铁索，曳凿其船，使之倾覆罅漏也。夫台地居民虽不一省，而漳泉之人多，素习战斗，勇其赴义，忠愤之气最易鼓荡，有古同袍同泽之风，诚得善官长以统率之，岂出安南下哉？且台疆沿海皆是沙汕，变幻靡定，初非若内地港澳，深终定其为深，浅终定其为浅，可便出入也。况呷板之船大，大则在海可以肆行无忌，在边岸难以掣制自如，特患有草乌匪船为之先导耳。台之文武官员防御周密，去年勾引草乌数次来窥，经被捉获，正法甚多，而呷板因之胆落心寒，十九号大帮遂巡潜遁，计无复出。所以包藏祸心，为鬼为蜮，欲离间我文武，去其所忌，相时而动，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倘若思患预防，仍以姚道宪、达镇宪督率，在事诸公守兹片壤，既得地利，又得人和，无事则禁暴安良，有事则敌忾御侮，是台地有磐石之安，苞桑之固，金瓯永奠，长治长安。

矣。颺等微末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身为泥螻之伏，国事诚非敢知也，然以钦宪大人遥临巡视，采风问俗，敢效刍蕘之忧，聊备輶轩之采，直陈鄙见，上尘清听，伏望鉴察，沾感切叩。

七

具金呈：彰化县绅士教职郭开荣，职员陈克劝、杨建邦、戴纪南、林润泽、陈尚文，举人杨占鳌，恩贡陈嘉谟，拔贡陈荣文，岁贡方均和、杜开元、黄景彤、苏秉仁、林廷颺、杨名榜，监生王秉曦、林友贤、陈世辉、陈元吉、潘万选、王刚朝、陈元龙、黄松年、郑廷贵、黄隆锡、刘文辉、蔡登芳、黄芳运、黄国昌、黄国栋、吕卓英、郭汉锦、巫舜英、张金榜、许兼善、吴拔英、杨建轴、曾天保、杨建节、陈启元、黄成金、周元贤、汪安舒、许乃彬、蔡尚宾、叶朝瑞、蔡长隆、杨安然、林拔丹、林友业、林明谨、王瑞清、杨廷瑞、黄清元、林逢春、林开业、林深源、赖应耀、陈独占、林仕贵、林廷璜、林中和、蔡鹏捷、蔡凤翔、吴胜、詹志诚、卢世忠、林世铨、苏廷紫、洪纯鏢、曾廷纪、简世教，廪生郭玉成、许茂材、王翰、郭磨图、黄廷扬、王孚三、梁温时、黄廷璧、黄际清、蔡凤起、张焕文、洪肇度、庄一枝、陈金华、蔡德元，生员郑崇范、王崇、王作砺、郭磨书、陈希亮、陈子璧、陈宗潢、林会图、林名榜、詹赞谋、吴献绥、林应熊、王祖培、梁滋时、蔡鸿仪、杨恒心、曾尚中、王廷昌、黄芸、陈江源、纪秉机、林化光、陈淑琳、李宗经、施杏、刘河源、白培英、王安澜、叶克全、游凤翔、李南邦、游上珍、苏家钦、黄廷丰、赖升中、施衍祖、王昌时、施衍义、杨名世、王廷辉、吴燧、谢拔茅、张春华、萧飞云、蔡定声、江钟岳、曾和中、庄振声、武生郭磨瑞、庄成章、谢鸿翹、林廷璜、郑维翰、万联金、杨名榜、蔡国梁、陈朝魁、林金科、陈学心、陈彩龙等，为沥陈下情，金恳察夺以固海疆事。

窃以台湾海岛孤悬，东南巨镇，为内地七省之藩篱，海外百蛮之屏障，自康熙二十一年始入版图，百数十余年以来，深沐圣朝之雅化，屡蒙列宪之栽培，虽五方杂处，无赖匪徒不时蠢动，而各属士民，莫不知方向义，志切同仇。迺者蠢兹英夷猖獗海疆，内地四省多受蔡毒，独台湾一隅，几番到港，自取败亡，则皆圣天子之洪福，实亦道府两宪之善教得民也。盖凡绅耆士庶皆能凜遵札谕，招募义兵，训练乡勇，众志成城，而口岸遂得固若金汤矣。往者南北外洋，时有夷船游弋，安知其为兵船窥伺耶？其为商船贸易耶？抑火轮船之外兵船商船二而一耶？第查鸡笼港口该夷开发大炮，攻我兵房炮台，而大安又有起获宁波、定海营中之军器，所以未和以前擒者则奉命而梟其首，既和以后，获者则以礼而还其俘，不亦仁至义尽乎？自外来之奸细既已就擒，而内应之汉奸无从买诱，虽有在地巨匪屡欲乘机窃发以为响应，亦即擒获正法，全台皆赖以安，则道府宪之调度得法者可知矣。但英夷狼心叵测，反复无常，如粤东乍和，鹭门复扰，前车可鉴也。设谓烽烟已息，无虑死灰复燃，万一后此有变，窃恐仓猝之间措手难及，则善后诸事宜正望道府两宪预为防也。不意姚道宪今日罢职去官，即愚夫愚妇闻者莫不歔歔而感泣，况荣等生长海邦，身家性命，胥视此土为安危，团练防御，实赖道宪之成谋，亦冀上报国家，下安桑梓，良心犹在，爰敢不揣冒昧，金率沥情。伏乞钦宪大人恩准察夺施行，以固海疆，而慰民望，沾感切叩。

八

具金呈：台湾县大上帝庙境职员张达三，贡生苏建邦，廩生黄璜，暨总炉主郑青云，同众铺户民人等，为教化有方，防御有法，披沥上闻，以彰民望事。

窃维台地民心浮摇，善恶易感，自张逆乱后，匪徒沈儿、刘篮，每于冬间肆扰，虽经先后殄灭，屡见踵祸旋生，幸逢姚道宪

前曾宰治台邑，熟悉民情，继复掌教崇文，深洽士志。迨道光十八年来莅道任，亲巡南北，严饬各属，兴学讲武。谕令总董清庄缉匪，收养游民，兼有镇宪训练精兵，入山搜捕匪首，游槎生、胡布、张贡次第正法，自是四民相安，共歌孔迺。不意英夷告变，扰我内地，海寇窃发，屡引夷船到台窥伺，前因炮伤翁游击坐驾，维时道宪早谕厅县，转着绅耆教习乡勇义兵，各处设栅稽察，以防内患，仍于大小港口增建炮台土堡，招募壮勇水勇，无论偏僻海隅，靡不加意严守。而且达镇又饬各营练兵整顿，府尊定铸银饼，以通民用，防厅专务沿海关津，谨严所有。全台士民赖有镇道两宪文武和衷，战守具备。辛丑之冬，英夷虽买张从以作内应，一旦陈冲倡乱于凤属，江见谋逆于嘉邑，倏忽之间，南北交警，大军一至，登时扑灭，及后夷逆到港侦探，而张从诸贼已伏诛矣。维我百姓方幸社稷有灵，国家有庆，设也当内变之作，而外侮乘势直入，将若之何？兼以前年水旱，是岁风灾，米价高昂，民不安业，苟非道宪悉心抚恤，会同镇宪先事预防，安能莫苞桑于永固，登斯民于衽席哉？岂知见功未几，见过旋及，兹蒙宪驾遥临，传摘道镇两员翎顶。兵卒哀号，如丧考妣，士民感戴莫表衷肠。不揣冒昧，胆沥情形，相率匍匐乞天使大人电核乎功罪之别，斟酌乎轻重之宜，俯怜民隐，察夺施行，哀哀上叩。

九

具呈：台湾府台湾县东安坊耆民陈江水、施大德、张公道、吕必忠，西定坊耆民许振、陈留情、林心爱、许世泽，凝南坊耆民赖四安、侯三、沈万里、陈德智，镇北坊耆民谢海、尤得胜、吴知事、王恩宥，率四坊各居民铺户柯南海、谢言重、尤基煌、陈涛、陈文达、谢厅、王仲、曾文、洪永、陈审、廖洞、杨盛、郑顺、杨妈力、黄性、张和、桑英、黄元、林云、蔡贵、陈汉、陈绣、谢庆、高仲、高冀、欧旷耳、吴忠、张老、杨石、陈天庇、